

古人为什么青睐数字“一”

一般认为，古人对数字“九”和“十二”最为青睐，如古代帝王被称为“九五之尊”，紫禁城内各个宫殿、城门上金黄色的门钉横九排、竖九排，一共九九八十一颗；古代天干地支纪年法中有十二地支，一年有十二个月，一天分十二个时辰，属相有十二生肖……其实，在古人眼里，“一”也是一个神奇的数字：“一”即始，春节放在农历一月一日，代表“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”；“一”即全，“合二为一”“九九归一”；“一”即大，“一鸣惊人”“一统江山”……

壹 数字“一”为何被视为开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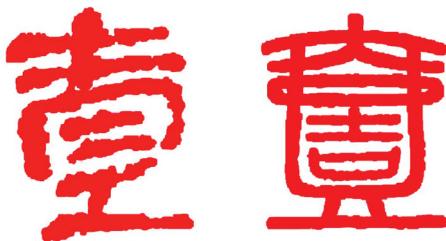
《汉书》：新朝“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”

古人对岁首、月首格外青睐。一年中的第一个月，古人称为“正月”，预示新纪元的开始，故又称为“元月”。古人的重大活动，往往都选在元月进行，如北宋，便选择在一月诞生。开国皇帝赵匡胤于后周显德七年（公元960年）元月，在澶州发动兵变，黄袍加身，改元“建隆”。大明王朝建国也选择在岁首。朱元璋于元至正二十八年（公元1368年）一月四日，在应天府（今江苏南京）即皇帝位，改元“洪武”，国号“大明”。

再往前追溯，西汉建国也在一月，开国皇帝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农历一月，在汜水之阳（今山东东阿境内）举行登基仪式，当上了皇帝。因为一月在古人心中大吉大利，有的王朝赶不上元月，甚至出现人为改月序的现象。如篡权代汉的王莽，在公元八年十二月定天下之号为“新”。据《汉书·王莽传》，为了能争到岁首，王莽下令，“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”，年号“始建国”。

能赶上岁首一月份当然是好事，如果赶不上，古人退而求其次，选月首初一也不错。如大清王朝，就是选在阴历十月初一宣布建国的。《清史稿·世祖本纪一》记载，明崇祯十七年（公元1644年）五月二日，辅政王、奉命大将军多尔袞率军攻入明朝京师北京城。当年九月十九日，小皇帝福临已到北京，但是一直到“冬十月乙卯朔”，才“亲诣南郊告祭天地，即皇帝位”。“冬十月乙卯”就是顺治元年（公元1644年）十月一日。

南宋则选择了五月一日。宋高宗赵构于金天会五年（公元1127年）五月一日，于南京应天府（今河南商丘）即帝位，改为“建炎”，中国历史上从此出现了南宋。



秦睡虎地竹简中的“壹”字 秦会稽刻石中的“壹”字



老子在《道德经》提出“道生一，一生二”思想。上图为郭店楚墓出土的最早的《道德经》竹简。

叁 “一”与“壹”是什么关系

《容斋五笔》：“古书及汉人用字，如一之与壹”

古人喜欢数字“一”，还与远古创世神话有关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在释“一”字时，就受到了远古创世神话的影响：“惟初太始，道立于一，造分天地，化成万物。”许慎的这种解释，与老子所谓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，与《易经》所谓“太极”“太一”也是一层意思：“易有太极，太极是仪；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”远古世界就是这样从“一”无所有中裂变、产生的。所谓“一生二”，表示万物之始，这是个好兆头。《列子·天瑞》称：“一者，变形之始也”。汉代儒家董仲舒继承了这一观点，据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，董仲舒进一步解释：“一元之意，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，元者辞之所谓大也。谓一为元者，视大始而欲正本也。”

说到这里，就要提到与“一”关系十分密切的“壹”了。“壹”是数字“一”的大写，其原始意思与“一”有一种巧合，竟然也有创世的意思。“壹”字形取于“壶”，而“壹”在古代是“瓠”的意思，“瓠”即葫芦，葫芦多子，象征繁殖、生育，中外都有葫芦剖判创世的神话。在中国，葫芦还引申出男女性爱的意思，在葫芦崇拜神话中，中华人类始祖伏羲、女娲都是葫芦的化身。所以，从民俗神话角度来说，中国人都是“葫芦娃”。

但在早期，“一”与“壹”的字义是有区别的，因为两字产生的根源不同。在春秋战国以前，“壹”更多代表专一，当时的“专一”全部写作“专壹”，《鸣鸠》序中“刺不壹也”的说法，就是“用心不壹”的意思。因为“一”与“壹”在内涵上有重叠，后来意思就“合起来”了。南宋洪迈《容斋五笔》“一二三与壹贰叁同”条即称：“古书及汉人用字，如一之与壹，二之与贰，三之与叁，其义皆同。”

“壹”成为数字“一”的大写，出现在先秦时期。如在秦权量刻辞中，“不一”均刻为“不壹”，说明此时的“壹”已是“一”之大写。

贰 老子为何将“一”看成整个世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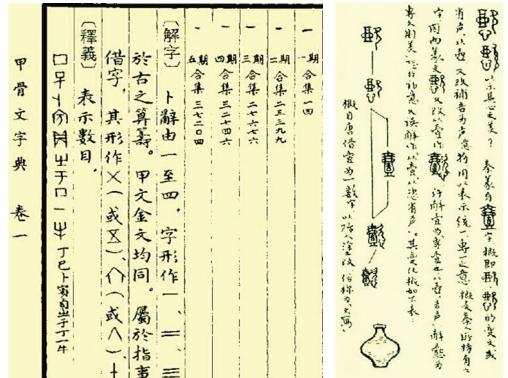
《道德经》：“侯得一以为天下正”

古人对数字“一”的崇拜，首先是受到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思想的影响。道教鼻祖老子在《道德经》第三十九章中有这么一种说法：“昔之得一者：天得一以清；地得一以宁；神得一以灵；谷得一以盈；万物得一以生；侯得一以为天下正。”大概意思是，沾上“一”就有好事：天得到“一”，因而清明；地得到“一”，因而稳定；神得到“一”，因而灵验；溪得到“一”，因而充盈；万物得到“一”，因而滋长；侯王得到“一”，可以做天下首领。

老子把“一”看成世界的全部。《道德经》第四十二章的一句话，是老子对“一”的核心理解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所谓“道”，就是宇宙生成法则，老子这种“一”思想，其实是一种“一元论”观点，与西方“二元论”完全不同。

而在古代帝王看来，数字“一”的外延比内涵更重要：“一”代表老大，“老子天下第一”；“一”是所有，即“大一统”。这层意思《春秋公羊传·隐公元年》说得最清楚，该书第一章第一段就谈“正月”和“大一统”：“春王正月，元年者何？君之始年也。春者何？岁之始也。王者孰谓？谓文王也。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？王正月也。何言乎王正月？大一统也。”用白话来说就是，鲁隐公元年春天，是周历正月。“元年”是什么意思？是鲁隐公摄政的第一年；“春”是什么意思？是一年中第一个季节；“王”指的是谁？是周文王。为什么先说“王”而后说“正月”呢？因为是周文王制定的正月。为什么要特别说“王正月”呢？这是表示重视周王朝的统一大业。

中国人的“大一统”思想即源于此说。既然数字“一”这么有内涵和深度，古人自然认为岁首月初是吉祥的好日子，将建国日这类重要活动定在“一月”“一日”也就理所当然、顺理成章了。



左图为《甲骨文字典》释“一”，右图为《文字源流浅析》对“壹”的解释。

肆 “一”与“二”关系为何最密切

《礼记》：“共牢而食，合卺而醑”喻合二为一

因为其他数字都是由“一”产生的，所以“一”与其他数字都有关联。与“一”关系最为紧密的要算数字“二”，最常见的说法是“合二为一”“一分为二”等。

“一”和“二”之间有一种原始的辩证思想。“一”代表“合”，象征统一，即“合二为一”；“二”喻示对立和分裂，是“一分为二”，所谓“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”的国家“统分说”，就是“一”与“二”数字概念的转换。

在民俗学上，“合二为一”与“一分为二”代表着“和谐”。中国传统婚俗中有一道“合卺”程序。据《礼记·昏义》，这道程序要求新婚夫妇“共牢而食，合卺而醑”，就是俗话说的喝“交杯酒”。为何把喝“交杯酒”称为“合卺”？“卺”的意思是一只葫芦剖开来，新郎新娘各执一瓢，用酒为对方漱口，象征两人从此“合二为一”，成为“一家人”。这种“合卺”就是民间所谓“和合”，由此还创造出了“和合二仙”：两仙一持荷花，一捧圆盒，取谐音“和合”。

“和合”即“和谐”。古代还有男女情人间用鞋喝酒的现象，就是基于“喝鞋”（和谐）。元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“金莲杯”条称，“杨铁崖耽好声色，每于筵间见歌儿舞女有缠足纤小者，则脱其鞋载盃以行酒，谓之金莲杯。”对这种民俗现象，叶舒宪等现代学者认为，因为鞋总是成双成对，男女用鞋喝酒，除了表示“和谐”，还喻义“二合为一”。

说到底，古人喜欢数字“一”，意在始于“一”、合于“一”，登基建国选一日或一月，是图个国家统“一”。尽管不乏迷信色彩，但也表达了一种祈盼和愿望！

据《北京晚报》



清代年画《和合二仙》。